

自然视野下的人生观照

道家的社会哲学

王新春 著

周向军
傅永军 主编

泰山



泰山出版社

泰山出版社

泰山·金橄榄丛书

自然视野下的人生观照

——道家的社会哲学

王新春 著

周向军 傅永军 主编



0852287

中南工业大学

藏

13.13
WXC

14P83 105
泰山出版社

泰山·金橄榄丛书

自然视野下的人生观照

——道家的社会哲学

著者/王新春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11.125

字数/255 千

版次/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34-102-1/B·3

定价/15.80 元

泰山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总 序

人类又一次处于新旧世纪交接的关口，同时也抵达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转换点。我们正告别传统的工业社会，从以材料和能源为基础的地域性社会，走向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超越地域限制的全球社会。历史已昭示出大转变的必然。

生活在大转变时期，是一种不寻常的冒险。这里既潜藏着机遇，也充满了危险。不存在通往未来的平坦大道，我们必须为自己铺筑一条通往未来的坦途。这需要信心和勇气，更需要经验和智慧。

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一种有智慧的经验

性存在物。人类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就是它的经验。人类是借重经验谋划未来的。人类任何一次对自己未来的前瞻性的构建,总是与人类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经验的回溯、反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我们抵达新旧世纪交接的关口,当我们遭遇决定命运的转捩点,面对现实,筹划未来,反思人类认识自身的思想历程,特别是人类关于社会生活以及自由解放前景的认知历史,就成为人类成功地选择在 21 世纪的进化轨迹和社会生存方式的明智之举。我们认同这样一个常识:只有从人类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广泛参酌,重新诠释,既吸纳世界当今已有的智慧,又转化接引中华固有之传统,才能为人类开创对自己共同未来的前摄态度,略尽绵薄。可以说,《泰山·金橄榄丛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问世的。

《泰山·金橄榄丛书》是一套有关社会哲学的丛书,它涉猎的社会哲学思潮的历史跨度逾 2000 年,涵括中西方主要社会哲学思潮。编著者力图把视点从过去延伸到未来,将目光从中土扩展到域外,从历史的诉说入手走入面向 21 世纪的深度反思,力求以清新、平实、生动的文风,促成中国学界对未来社会问题的关怀和理解,提供一个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全方位的透视,探寻和建立能够支撑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繁荣、社会文明的社会哲学基础,为人类未来成功的制度性设置预先完成一次思想上的批判与实验,使每一个自由自强的个体学会不仅能自由地分享我们每个人已经得到的和完成的东西,而且能自由地分享更重要的、但还未接触过的东西:我们共同的未来。

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传统不仅是亘古永存的,也是特立独行的。与这些伟大的思想传统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我们有勇气接受这种挑战,也有信心在这种挑战中取得骄人的战果。因为,正像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那样,我们是把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看成为一种意见,而是“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

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出的目标是宏伟而巨大的,在这套丛书中我们也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小步,它离达成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而且,就是这一小步,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我们依然热切地希望,丛书的努力能引起国人的注意,能为学界带来一缕清新的风。

社会的全部秘密就在人类的整体思维中。让我们共同努力!

周向军 傅永军

1998年4月于山东大学

目 录

总序	(1)
引言：在“自然”与“人文”之间	(1)
一 返朴归真	(13)
1. 五色令人目盲	(16)
2. 见素抱朴	(26)
3. 深根固柢，贵柔守雌	(37)
4. 烹小鲜	(48)
5. 小国寡民	(58)
二 逍遥之游	(65)
1. 鲲鹏与蜩鸠	(68)
2. 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83)

3. 心斋、坐忘	(96)
4. 缘督以为经	(114)
5. 安时处顺	(118)
三 清静无为	(126)
1.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128)
2. 荆人遗弓	(132)
3. 无为贵因	(136)
4. 清静简约，与民休息	(150)
四 以无为本	(172)
1. 有之为利，以无为用	(179)
2. 崇本举末	(187)
3. 圣人神明茂而有情	(206)
4. 明时适变	(221)
五 名教即自然	(244)
1. 造物者无物，物物皆自尔	(254)
2. 自足其性，逍遥无待	(267)
3. 真为非有为，顺名教即任自然	(280)
4. 山林与庙堂	(294)
5. 与化为体	(302)
六 古树新枝	(314)
1. 人生的合理定位	(315)
2. 文化与文明的限度	(320)
3. 施治理念的开明度	(323)
4. 生命的深度培蓄、开拓、超越与提升	(331)

5. 对现实人生的適切回应	(333)
5. 永恒的批判心灵	(335)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337)
后记	(343)

春秋 老子 道德经
 战国 庄子 逍遥游
 汉代 董仲舒 春秋繁露
 魏晋 王弼 周易注
 宋代 邵雍 皇极经世一
 朱熹 中庸章句

引言：在“自然”与“人文”之间

茫茫宇宙，气象万千。它钟灵毓秀，生化无穷。其间，天覆而地载，日升则月降，星移而斗转，四时相代御；山岳逞其巍峨，江河竞相奔流；飞潜动植，复择地而处，生息繁衍。然而，“人者，天地之心也”^①，此一繁纭复杂、促人浩叹、引人遐思的大千世界，只是及至人类出现之后，在高层的文化价值世界拓展的过程中，方始开显出其无尽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只是到了此时，宇宙的造化之功，亦方始臻于其极。

人类之成为“天地之心”而登上“万物之灵”

① 《礼记·礼运》。

的宝座,端赖其卓异的文化创造活动。在这种文化创造活动中,人类一方面重塑、提升了自我,为自己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协调彼此间的关系、维系社会安定、和谐与发展的智慧,另一方面又认识了万物大千世界,形成了如何适应和驾驭外在自然、如何协调人类与自然间的关系乃至如何协调宇宙万类相互间的关系,以谋求理想的生存、发展环境乃至整个宇宙的和谐、圆满的宏瞻识见。这种文化创造活动彰显了人类自身,也彰显了宇宙;人类赖以日新,宇宙因之而发皇。人类由此有了自己的文化慧命。

文化慧命的诞生,使得人类成为一种文化的存在物。人类创造了文化,与此同时,被创造出的文化反过来又成为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成为人类之为人类而有别于宇宙间其他物类的基本表征。人类分布于世界各地,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因而也就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慧命。每一民族的生命,往往是与该民族的文化慧命一体合流、息息相关的,前者端由后者来滋养、批导、开显和维系,后者的盛衰更关涉着前者的存亡。每一种文化慧命,皆决定着拥有该慧命的民族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体现着该民族的内在本体精神,透显着该民族特有的精神方向。这些各呈其精采的不同文化慧命与宇宙大自然交相辉映,也使得拥有它们的不同民族与宇宙大自然交相辉映。在此辉映的过程中,一则时而透显出人与宇宙大自然间的和谐,时而透显出人与宇宙大自然间的明显张力(tension);一则时而透显出人的的人文品格(由文化慧命所赋予)与其自然品性(由大自然所获得)间的和谐,时而透显出人的的人文品格与其自然品性间的明显张力。和谐是暂时的,张力是永恒的;所谓和谐,也只是在张力得到不断化解的情势下所获得的。这种人与宇宙大自然间的张力以及人的的人文品格与其自然品性间的张力,亦遂成为人类所必须直下面对的永恒主题,成为不同文化所必须严肃

解决的永恒母题。

上述永恒主题和母题，在中华文化中，成为道家所关注的焦点。道家的社会哲学，就是在探究和解决这一永恒主题和母题的基础上所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古老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她也拥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慧命，即中华文化慧命。悠久、日新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慧命，与拥有它的中华民族同其伟大，它令东方文明熠熠生辉，并使其与西方文明交映成彩。在伟大中华文化慧命生衍的过程中，百家诸子皆程度不同地贡献出了自己的心力。然而，其中贡献最大、影响尤巨者，则莫过于儒、道两家（其次还有佛家等）。儒、道间的互黜与互补，自先秦时代起，即一直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之一和基本走势之一。这无疑深深影响了中华文化慧命的独特品格。正是由于这种既互黜又互补的相反相成式的互动（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儒、道两家各自成就了自我，同时又为对方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而儒、道两家的互黜与互补，起因于他们对宇宙、人生观照视角的差异。这种差异，即典型反映了上述永恒主题和母题所指涉的人与宇宙大自然间的张力以及人的人文品格与其自然品性间的张力。

一般而言，道家的思想是高度哲学性的，他们往往涵具一种明确、深沉的总体宇宙意识，以及建立在这种明确、深沉总体宇宙意识基础上的“登高望远”的超越心态。他们正是以此超越心态，从大宇宙的视野上来观照社会人生、观照宇宙万类的，以此而凸显了宇宙自然的伟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儒家的思想则是高度人文性的，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人文领域，主要是人伦日用。他们每每涵具一种明确、庄严的人文价值理念，以及建立在这种明确、庄严人文价值理念基础上的持久不衰、历久弥固的热切人文关怀。他们正是以人文的视野和人文的情怀来观照社会人生的。也正是由于这种人文视野和人文情怀超乎寻常的

强度,使得他们在观照宇宙大千世界时,亦程度不同地泛人文化了:他们对于整个宇宙,也常常予以道德论、价值论的契会与诠释,而不是以纯然客体对待之。由此,儒家凸显了人文的伟大。

不同的观照视角或视野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哲学。在儒家看来,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应当是通体为正大人文理念和人文价值理想所滋润、所感化了的社会与人生。人的存在价值,人性的辉光,人道的庄严,集中体现在人文上。拓展人文价值世界,实现人文价值理想,应当是人生的基本价值追求。他们认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下即是的社会,可能并不那么美好,并不那么理想,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现象可能在在可见,然而,人类的明天却是无限美好的,人类自身的发展与向上提升是不可限量的,社会的发展、完善与向上提升也是不可限量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现象的存在毕竟是暂时性的,并且也是可以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而渐次消除的。因此,面对当下即是的社会的不那么美好,不那么理想,面对社会中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现象的存在,人们非但不应消极悲观,反而更应惊醒而振起,以担荷人类未来的强烈责任感与神圣使命感,以不忍他人就此了却其一生的深挚悲悯情怀和仁心宏愿,积极从事于对己成德润身、对人成物淑世的无上荣光、庄严的大业,从而转化和提升现实社会,开创人类之新运。而对当政者而言,针对上述当下即是的社会的基本情形,他们主张,其所应当采取的理想政道与治道,即是“人文化成”。依他们之见,透过积极稳妥的人文之批导、人文之教化,当政者最终即可实现化成天下、转化和提升现实社会的理想目标。因为以正大人文理念和人文价值理想甄陶天下,挺显此类理想的神圣性,即可提撕个体之精神醒觉,使人人知所依归,知所向慕,知所遵循,从而翕然承化,并以此而达成一个社会各阶层、各种社会力量,乃至每个个体良性互动、井然有序的全新社会共同体,养成一种和谐完美、健康向上的全新社

会风尚。^①与儒家相反，道家认为，人类生存于茫茫无际、流变不息的大宇宙中，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宇宙本原，造化出了万物大千世界，也造化出了人类，并赋予人类以素朴自然、真率无伪的本然之性。作为人类生存共同体的社会，也仅是宇宙本原所造化出的宇宙大家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自于宇宙本原的素朴自然、真率无伪的人的本然之性，是应当充分肯定和谨慎护持的。理想的人生，应当是依循人性之本然而为、依循人性之本然而安身立命、依循人性之本然而展开其生命历程的人生。理想的社会，也应当是契应人性之本然，在在透显着素朴自然、真率无伪气象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的本然之性得以豁显，个个皆无碍无阻地顺利依循其本然之性而为、而安身立命、而展开其生命历程。人的存在根据，人的可值肯定之处，人生的唯一正途，即是素朴自然、真率无伪。素朴自然、真率无伪，应当是人生的基本价值追求。他们指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当下即是的社会，恰恰是一个价值严重迷失的社会，一个上自最高当政者、下至众庶百姓普遍丧失其本然之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无意于带有根本性意义的素朴自然、真率无伪价值的追求，反却追求起其他有悖于人性之本然的各种人文价值，导致社会混乱不堪。这一切都是各种主动有为的主张和各种人文理念对人们严重误导的必然结果。其中，误导人们最深的典型代表，就是儒家的积极有为主张和人文化成理念（此处所言，系指道家与儒家正面对立后的情形）。正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各种主动有为主张和各种人文理念的误导下，人们于不知不觉之中被套上了名缰利锁，终日为外在的名利奔波而不能自拔，许多人嗜欲充溢，虚伪狡诈，甚而为满足一己之欲望不择手段，扰乱了自己原本素朴自然、淳和宁静的心灵，引发了各种社会乱象。为

^① 此即《周易》中贲卦《象传》所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他们主张,理想的政道与治道,应当是“自然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合格的当政者,首先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消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各种主动有为主张和各种人文理念对人们的影响,点拨每个迷失的心灵,豁显其素朴自然、真率无伪的本然之性。此一步骤成功之后,当政者即宜顺其自然地行其无为而治了。所谓无为而治,即当政者在上不着意有为,采取不妄自干涉之道,因应人性之本然,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依循其素朴自然、真率无伪之性,自然而然地展示自我,自然而然地成就自我。他们认为,实现素朴自然、真率无伪,人的心灵就会恢复到原本的淳和宁静,整个社会也会成为一个和谐无乱的社会。

儒家的社会哲学即此而推出“重人文”这面旗帜,道家的社会哲学则即此而推出“尚自然”这面旗帜。在“重人文”这面旗帜下,儒家每每表现出坚定而积极的入世倾向,他们肯定当下即是的人世间,并着力于它的转化、提升与完善,正面的肯定与建树,压倒反面的批评或批判。在“尚自然”这面旗帜下,道家为由人文所引发的遍及人世间各个角落的种种乱象而痛心疾首,往往表现出程度不同的“避(遁)世”、“游世”乃至“出世”倾向,他们对于当下即是的人世间,似乎永远保持一种距离感,永远保持一种批评、批判的心态,永远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心灵,着意于“破”而不甚存心于“立”,较之儒家,恰系“破”有余而“立”不足。儒、道两家间的差异与对立,由此而集中体现为“重人文”与“尚自然”两种截然相对待的学术理念和精神方向间的差异与对立,这种差异与对立,逼显出“自然”与“人文”间的张力。此一“自然”与“人文”间的张力,正是前述永恒主题和母题所指涉的人与宇宙大自然间的张力以及人的人文品格与其自然品性间的张力在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道家透过诸般人文理念以及相关人文笼罩下的政道与治道所衍生出的种种社会弊端,洞察到了“自然”与“人文”间的严重张力,他们即是因此严重张力的

刺激，而从事其补偏救弊的学术研究的。在“自然”的视野下，他们瞄准“自然”与“人文”间的张力，以此张力作为学术研究的母题，着力于凸显“人文”的负面效应和不可低估的潜在危害性，并借此以反显“自然”的可取性与理想性。进而，他们视“自然”理念为化解“自然”与“人文”间张力的“灵丹”，希图以它来点醒个个迷失了的心灵，引导大家复返真朴自然的人生佳境。达成真朴自然的人生佳境，成了道家的终极关怀之所在。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学术当与世推移，任何学术的生命力，在于不间断地与现实社会人生一体同流，回应现实社会人生所提出以及所可能提出的问题，推出相应的因应、解决之道。道家正是在与世推移中，保持其学术历久而弥新的旺盛生命力的。伴随着历史的脚步，道家时刻关注着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自然”与“人文”间张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具体程度，及时作出回应，以此丰富、发展起自己的社会哲学。

概而言之，道家的社会哲学，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其一是春秋末期老子“返朴归真”的社会哲学，其二是战国时期庄子“逍遥之游”的人生哲学，其三是战国时期稷下道家首事倡导、及至汉初而盛极一时的黄老道家“清静无为”的政治哲学，其四是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玄学化道家“以无为本”的社会哲学，其五是曹魏后期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其六是晋代以郭象为代表的“独化派”玄学化道家“名教即自然”的社会哲学。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道家社会哲学的初创者。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大权旁落，诸侯相继争霸逞强，战争频仍，生灵涂炭，名利成为人人争相追逐的目标，逞强好胜成为多数人的处世心态，浇漓之气充溢于人世间的各个角落。生当此一乱世，站在时代思潮前列，具有高度原创力的卓越哲学家、思想家老子，通过其对人文、人道的冷静而理智的反思，也通过其

对宇宙本原的追索,在中国哲学史上建构起了第一个真正的哲学体系。在此体系中,老子以“道”为宇宙的本根,他从“道法自然”说出发,首次确立起道家社会哲学中“自然”这一观照视野,首次豁显起“自然”与“人文”间的张力。他以“自然”的视野观照时下的社会人生,认为时下社会的种种乱象都是由“人文”所引起的,由此而推出了“摒弃人文,倡导无为,因任自然,返朴归真”的人道理念。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局面更加严重,步春秋五霸之后尘,“七雄”亦相继争霸逞强。为了富国强兵,充当天下之盟(霸)主,并最终由自己来一统天下,各诸侯国对治国安邦之策、胜人强己之略,表现出前所未有、出人意料的浓厚兴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作为“智囊”阶层的士,空前自由,异常活跃。由此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围绕治国安邦、安身立命等一系列关乎现实人生的重大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辩难。儒、墨、名、法、道诸家之学成为一时的“显学”。生当这一从思想观念到社会制度各个方面都在急剧变动的时代,作为此时道家学派主要代表的庄子,领受了世态的炎凉,他继承了老子宏廓的大宇宙意识和“返朴归真”理念,以“自然”的视野,从旁观者的角度,对世事的流变和百家的辩难进行了冷静的观照,尤其是对儒家所标举的“人文”思想的有害性,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在观照的基础上,他承续了老子以来道家所本有的生命锤炼进路,并借鉴了儒家的人格修养功夫,专注于个体人格的超拔、提升和理想人生的追求,显发了“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之理,提出了一种透破世俗各种无谓识见(诸如是非、善恶、名利、智巧以及生死等方面的无谓识见)之困扰,无己忘我,无挂无碍,还一己予大自然,融一己于流变不息的伟大自然、宇宙生命洪流之中去的“无待逍遥”的人生之路。

各诸侯国对治国安邦之策、胜人强己之略的空前关注,导致